

散文 佳作 王容一

個人簡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

2000年生，就讀中興大學中文系，即將前往新竹擔任研酒生。曾獲中興湖文學獎。

3LDK 的生活

3LDK 的三個英文字分別代表 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前面的數字代表房間數量。在日本房屋用語裡，3LDK 指的是三間房間，一間客廳，一間廚房。

查詢裝潢資訊時，我在網上看到了這個說法。3LDK，我在心裡默默念著。3LDK。

住在一間 3LDK 的房子裡，對大學生來說像是個天大的祕密。

花了一陣子瀏覽網頁。進入 IKEA 首頁後選擇類別，開很多分頁，考慮配色，詳細閱讀尺寸。桌椅、床架、被單。衣櫥、化妝台。選中暗紅色帶點棕色的雙人布沙發，舒適，高度剛好，家人都很喜歡。我沒有告訴父親，我選這個顏色是因為害怕經血側漏。客廳的其中一面是落地窗，我挑選大面積的灰色窗簾蓋過。餐桌是父母挑的，一起去逛 IKEA 時他們十分中意，幾乎沒有考慮就選了。淺木頭色，表面有些紋路，十足符合他們的喜好。「這樣剛好四個人都有座位」，他們說，接著他們買了四張椅子跟四張餐墊。

我便這樣一個人搬入了 3LDK 的房。

「這個家先給你照顧」，父親說。就算他沒有真的說出這句話，我也是這樣理解了。於是我一個人在四個座位的餐桌上飲食，一個人使用四人份的碗盤餐具，一個人打掃供四人居住的家。父親告訴我若是出太陽，家裡沒人，窗簾要拉起來，免得木地板太常遭曬而損壞。但父親忽略了台中日日曝曬，按照他所言，早出晚歸的我根本沒有把窗簾拉開的機會。於是每天晚上回到這裡，迎面而來的便是大片的灰色。從外面的喧嘩回到家中，獨自面對空無一人的房，沙發、桌椅、冰箱、衣櫃、廁所、床，靜靜佇立的日常生活意外壓迫。我在裡面活動、棲息，有時候我會以為自己處於末日後的寧靜世界，家人都死了，只剩我活著，嘗試維持一個家應有的日常事務。

將家務變成例行公事，卻常常因為多餘的原則被自己打敗。我使用固定的洗衣精、固定的洗髮乳、潤絲精、髮膜，卻常有無能為力的時候。缺貨，我站在大賣場整排的洗衣精前感到無所適從。

我想起我的原子筆。從國中開始使用某款特定的原子筆，鉛筆盒裡全是同型號不同顏色。年紀漸長，該型號在台北是越來越難找了，在台中更是怎麼樣也找不到。我詢問書局人員，原來已經停止製造，如果要的話需要一次購買二十支。於是抽屜裡現在有滿滿的原子筆，我感到安心。

當我意識到時，我已經在浴室櫃裡裝滿了所有會讓我安心的東西：光是各式尺寸的同品牌衛生棉就佔了一半，一罐以上未開封的髮品、牙膏、護膚產品，坐在地板上看著熟悉的用品成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浴室沒有乾溼分

離，在浴缸裡或坐或站，出來總是把地板弄的溼答答的。《教父 2》裡有個角色在浴缸裡割腕自殺，我每次坐在浴缸裡看著經血從體內泛泛流出，都會想到那個場景。浴室是這間房裡最像台北的角落，長期潮濕，上次 K 來的時候指責我牆角已經有黴菌了，深夜的我獨自坐在沙發上感受身體肌理的收縮，想著，我是不是正在與這個房子一同老去？

K 總是說我固執，我想我是固執的像棟房子。

一個人居住的怪異行為從不會少，就像我僅僅只是坐在沙發上，也會不時望向玄關。我一直覺得這個家有其他人。從房間出來時習慣先小心翼翼地探頭，每一次看向走廊都預設有他人的身影。像是靈異片看太多的小女孩，但我沒辦法克制自己的思考。我想像他的樣子，瘦高的男人，有著笑咧咧的嘴。光是想像他我便感到害怕。這個家裡究竟還有誰的身影？

房子的隔音不算好。大學生的作息不同於上班族或家庭主婦，不常碰到其他住戶，每晚十一點，門外都會傳來對門關上的聲音，「碰」的一聲，我開始害怕他人的聲響。樓上常常傳出打罵聲，婦人的聲音歇斯底里，伴隨孩童模糊的反駁，隨之便是桌椅碰撞。東西的掉落聲往往讓我驚慌失措。不愛開窗，窗外的雜音令人無法專注。我也害怕極細微的聲響。書本斜放時滑動的沙沙聲、紙張被風微微吹起的細碎噪音、甚至是秒針的運行都讓我坐立難安。最近物品陸續毀壞，用了七年的錶被我慘摔，錶緣破了一個缺口，只好尋找替代品。在市集看到一支手錶，秒針的部分是萬花筒設計，變幻華麗令人呆望，買回來卻發現秒針走動聲如雷，只好暫時將它扔進抽屜裡。我悄聲無息地做事，以免發出的聲響把自己嚇壞，在這間房裡我保持靜默，移動時不發出任何聲音。某些時刻我會獨自說話，在屬於我的空間裡，思考一個可能存在的場景，把腦袋裡的台詞說出來，如果難過，我會嘗試發出哭泣的聲音，試圖表達內心的洞。

當我存在的無聲無息，我知道我已和這間房融為一體。

一開始入住時，屋內還有裝潢的氣味，房間尤其嚴重。我不開窗，裝潢味便揮之不去，家人來訪時總是皺眉。窗簾的遮光性太強，擔心早上遲到的我會拉開一個小縫，卻是失眠的開始。深夜裡我聞著刺鼻的氣息，看著天花板上窗簾縫隙洩漏的一小道光。光線狹長，車輛駛過，燈光忽明忽暗，搭配咆哮遠走的汽車引擎聲，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直盯著天花板。轉身，看到牆上開關按鈕散發出的橘光，像是外星人的眼睛。黑暗中一點點光都顯得刺眼，我索性打開大燈，躺在床上。

我的房間有一面藍色的牆，是建購這個家以來，我少數任性的要求。藍色淺淺的，像是刻板印象裡天空的藍。床單則是墨藍色，我在上面放了各種魚類玩偶，一瞬間我以為自己浮在海上，抬頭便是天空。我躺在床上承受一種無盡

的空洞與墜落，肌肉疲憊不堪，血管的堵塞感卻無法阻止腦袋轉動。自己是出問題了，熟睡四小時已成奢侈，失眠的隔天走在人群之中，感覺像是某種空靈的個體。於是日夜漂浮，肌肉痠痛提醒著問題，深夜的胃似乎也有抱怨的習性，生理機能就這樣跌跌撞撞地陪我前進。剛入住時拿捏不好出入客廳與房間的時段，時間晚了便下意識關起房門，像是要把客廳留給他人使用。隨著吃宵夜的次數逐漸增多，我終於學會凌晨兩點棲息在沙發上，用糜爛大學生的樣貌吃泡麵配著影片哈哈大笑。我知道男人的身影正在窺視我，但我早已不在乎。

父母從未想過這件事幸福之餘，也帶給大學生極大的困擾。同學們閒聊租屋經驗時、得知我獨自外宿而向我詢問租金時、打探我家地址甚至想要來訪時，愚笨如我從一開始的支支吾吾，現在已經可以用最短的謊來解決話題。

我對我的家守口如瓶。就算是喝個爛醉被同學們送回家，也堅持在距離家的兩個路口前停下，直到他們折返。那天我脫去靴子之後側躺在玄關，看著顛倒的房，想著住在家裡的另一個人是不是終於要出現了呀？他會照顧我嗎？我和他處的好不好？但我終究還是在沙發上睡了一覺，醒來之後自己去洗澡。

安靜本身就是一種煎熬。

對於我的家，我有很嚴苛的防線。我不喜歡我的地方沾染別人的氣息。一開始還考慮過邀請人來家裡玩，還想著能開個派對，但我隨即意識到我完全高估了自己的親和力，即便是感情甚篤的友人N來借宿兩天，我也因為許許多多的瑣事感到困擾，而在他離開時悄悄鬆一口氣。這時才發現我有這麼多細瑣的規則與步驟，龜毛到令人生厭的地步。我絲毫不輕易讓別人進入我的家中，看著K在我家晃蕩，我實在很想跟他說，你知道如果你進入了，就代表你可以拿刀殺死我嗎？

雖然害怕細微且突然的聲響，但音樂是個例外。有時我會用電視連接手機，播出只屬於我的音樂，只有在這種時刻，我才能夠自然地扭動身軀。一個人住的感覺如何？我想稱不上好或不好，但一個人住習慣後，就沒辦法跟別人一起生活了。3LDK的生活像是一個小世界，我發出的聲音都被吸走了，一個人為日常所苦惱，想辦法解決一切問題，活在都市的一個小方格裡，悄聲無息。框外看出去是城市的風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獨自一人在沙發上隨機點閱各縣市的跨年晚會，世界歸零的當下，各處放起了煙火，我在框內看著，很美。樂團「傷心欲絕」的主唱許正泰在我的電視裡唱著，「沒有人發現 / 你還在緩慢地行走 / 緩慢地工作 / 緩慢地活」，MV 女主角在隧道裡獨自一人跳著舞。電視外的我也在跳舞。一個人的時候感覺可以觸摸到心臟，輕輕搔著自己，不劇烈但恆存、難耐的微癢感。

而我孤獨一人，在我的房裡緩慢地活著，直至死去也要靜默無聲。

評語

言叔夏老師：

3LDK的生活裡如果只有一個人，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本篇作品描寫搬進一個父親買下的房子所展開的充滿許多「空位」的生活。這或許也是這篇作品的魅力所在。作者使用大量平淡的、甚至是具整理性的文字，去書寫一種無人在場的自己的日常，反而因此產生一種有趣的張力。文中的某種工整、若無其事的行文，如同強迫症的表面徵狀，是用「空位」的方式為我們寫出一根朝向自身發動的刺。換句話說，文中的諸多「沒事」，正是它的「有事」。作者的文字極為節制，具掌握力。